



^ 16  
2810  
1





門 16  
號 2810  
卷 1

昭和二十二年  
一月十八日  
購求





厚齋文集八

卷詩集四卷

馮恕題





卷之四

卷之四

序

道光閒有以文學名都下者曰平定張石州先生其爲人豪放明銳極深研幾於經通孔氏微言大義精訓詁篆籀於史通天文算術及地理之學議論穿穴今昔鎔冶四庫百氏颺舉泉涌座客牽擣舌不得語海內名儒咸想望風采躡屣納刺載酒問奇者幾無虛日顧石州不自撓屈有以所著書或詩古文辭進者無問其人位望有不可於意卽指疵類口齟齬辨折角陷堅不遺餘力以是慕名而來者或稍稍引去然其於學深博無涯岸遇奇士雖素出己下輒折節推之旌德呂文節侍郎嘗言爲文不經石州訶

克齋館研究



斥訂正未可示人晉江陳頌南給事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日令斯人著獬豸冠樹立過吾輩遠甚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石州之没知與不知皆爲嘆惜豈無自而然哉余於石州同鄉姻戚也交最深且忝一日之長故知石州事最詳石州少孤依母黨莫寶齋先生居卽喜觀儒先學案諸書言之甚悉及長程春海司農許其得漢學淵源旣而司農見其所爲文驚曰東京崔蔡之匹也蓋其學不專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詣涉歷世故益講求經世之學於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尤所究心然性剛負氣鋒穎逼人世方貴圓孰輒美欲矯之以厲俗或微諷之不恤也旣

以優行貢成均待銓知縣歲己亥應順天鄉試攜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撫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讞曰其枉然竟坐擯斥不復得應試於是僑居宣武城南閉戶著書益肆力於古阮文達公見其撰述歎爲天下奇作夫以石州之才百未一試用微管斥終身不振年不及下壽子又天其遇極古今之窮誠可哀已說者多以石州比柳子厚其因擯斥而研精文學則同然石州使氣忤時貴乃君子之過轉不獲如子厚之



出守遠郡得稍試於治民其所遇不更酷哉子厚身後得  
裴觀察爲營歸葬之資文集則編於劉賓客其得大著於  
世則以昌黎韓子實表章之也今石州之歸葬亦賴同人  
襄助其遺稿則屬之何子貞太史及何願船比部願船旣  
撰石州墓志復爲補輯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  
書成帙又以子貞檢出之詩文雜稿屬其門人吳子肅子  
迪昆季哀輯繕寫諸君子綴緝之勤誠不減劉賓客之高  
義其表章之力抑豈出昌黎下哉石州於余兼直諒多聞  
之益其沒也余方奉使甘肅不及見心常歉然以刊布遺  
書爲己任而時勢艱難友朋聚散久之未就今距石州之

沒已十閱寒暑幸賴諸賢克篤風義相與有成而余亦遂  
得釀金付梓以踐宿諾謂非衰年之一快也歟然迴憶與  
石州銜杯酒論古今析疑辨難聲情如昨又不覺淚漣然  
下也地形游牧二書余旣序之其文詩集先刊就復爲縷  
述其生平以質世之知石州者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八月  
壽陽祁雋藻序



序

平定張石州先生博學君子也旅食京華二十餘載生平沈酣典籍攝英摘華發爲詩古文辭雄深奇肆迴絕流輩又工於艸隸每書所作世人識與不識皆爭寶藏之道光己酉冬先生歿於京師諸故人檢視遺篋得所著書曰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者皆未削藁以屬余編次其詩文雜箸甚多強半塗乙叢殘乞何子貞編修爲勘定編修旋以艱歸歲壬子復出卽視學四川於先生稿未遑點勘併以示余次年余赴安徽幕府將出都攜地形志游牧記二稿於行篋其詩文稿則以付先生弟子吳子肅子迪昆



仲嗣余以省親還閩越數載復至都門則子肅昆仲已取  
殘帙斷紙排比彥瞻復請子貞刪定勒成文集八卷詩集  
四卷乞余序之余惟先生篤志儒先淹貫四部當世名流  
咸相傾挹曩者旌德呂文節公推先生爲直諒多聞之友  
且爲余言石州掣經似賈長頭攷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  
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  
瑰偉則似蕭穎士徐仲車此非阿其所好蓋天下之公言  
也或疑先生年未逾五十詩文非出己意別擇慮其中或  
有未定之稿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之作今哀而刻之  
恐不足以盡先生之長余曰先生著述宏富身後散佚頗

多謂不足盡其長似也而疑此集之不必刊行則非也夫  
昔之文人若曹子建謝康樂柳子厚蘇子美輩年皆不及  
中壽而詩文卓然名家千古不朽其爲壽也大矣集之名  
始於東漢而盛於齊梁今所傳屈宋馬班諸集皆後人纂  
成不必其手自編次奚獨疑於先生之集哉且先生一介  
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揚挖前賢自任其於師友著述表章  
尤不遺餘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嘗  
鈔其所著癸巳存稿落颿樓稿藏篋中及其人殂謝後悉  
爲謀諸有力者校葉傳世又程春海侍郎爲生平知己莫  
寶齋司農爲婚姻尊行二公勝流顯宦賓客盈門而身沒



以後詩文奏議零落殆盡先生百計搜羅付之剞劂其篤於風義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賴友朋弟子掎摭成編而又得壽陽祁相國爲之釀金開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豈非特具識鑒取友必端報施之理良非偶然哉至其地形志游牧記二書余爲補綴繕錄別有記敘茲不復贅云光澤何秋濤謹序

序

昔人嘗謂才人文士少達而多窮理誠有之然或窮於祿位而達於名稱或窮於生前而達於沒後一得一失孰與孰奪有莫知其所由然者夫使才人文士而豫知其不達將必斂手投筆莫敢有作抑使碌碌無奇享庸人之福者豫知身後之名必不能與才人文士爭烈也又且將媿惡歆羨焉然而趨於彼者旣役役而莫知自返而博學好修之士亦必使精神才力悉敝於殘編斷簡之中至於困厄摧折而終不自悔其性然與其造物者有所斟酌損益於其間而使之各不自覺與竊於先師身齋居士有深慨焉



師少負不羈之才兀岸豪縱有不可一世之概稍長博覽多識益鬱其英氣發爲文章望之者咸料其將決巍科登臺閣也顧乃偃蹇淪落旅食有年卒且遭誣謗被屈抑一蹶而不能復起噫亦可謂窮矣而師之學與識乃因以益進既已息意仕宦閉戶讀書百家之學無不洞其原委尤長於輿地小學異域山川瞭若指掌諸經說同異有問難者應答如流文字之交徧海內詩酒之會冠京師世之所謂窮達者固已漠然置之天不降年年四十餘嗣續未立遽抱瘵疾不起凡平日所著書多未竟業倉卒閒諸友人取殘稿數十表存以待梓餘並不可復檢悲夫何其窮之

至於斯乎師既歿所著書稿輾轉歸於子貞世丈及願船先生處越三年詩文襍稿始歸余兄弟餘悉爲願船先生攜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貞丈再入都聞詩文稿編成已久與緡芸世丈議始有刊行之志因商之壽陽相國遂醵金鳩工又越四月願船先生由閩北上攜師所撰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及說文屬並殘稿數種浮舟於洪波海霧中行李盡棄獨與書俱達時貞丈尚未去方圖覓舟齋遺書聞其已至相與歡慰以爲殆從天而降也游牧記末四卷尙未排比地形志夏州以後未得艸稿皆賴願船先生編校綴緝約略完善與詩文集可相繼付梓師之精



心卓詣未墜於地後學之士得有所尋繹沾丐焉嗇於位而豐於名屈於前而伸於後固曰事之適然要亦理之不爽也師初於吾舅氏處識敬兄弟數面後卽許列爲弟子且召子迪躬自督教之請業質疑昕夕無閒偶安有所作輒蒙過許以爲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喪祭之事賴師營庀卽子迪之日用瑣屑一衣一飯之間亦皆體念周至不啻子弟噫追憶吾師相待之厚今日之所得盡力者僅此讐校編訂之勤不自禁其感媿涕零也尙何言哉師旣久不得志以姻戚鄉里特蒙壽陽相國提挈周贍情誼甚篤丁未戊申以後親舊之士如程春海侍郎俞理初孝

廉沈子惇先生徐星伯太守並已前逝陳頌南侍御蘇賡堂給諫趙伯厚贊善許印林廣文又先後出都所與比鄰款洽者惟子貞世丈而深敬服細丈之爲人其推許樸學則願船先生爲最今師歿將十年而畢生精力所注卒賴此數君以傳於世豈師之生前固已逆料及此邪抑亦氣誼之相投有不期而自合者也詩文集刊旣竣遊牧記地形志亦可於數月畢事敬旣喜於觀成且感諸君之厚誼以子迪前序於刊刻緣起有未及詳也復爲識之至於師沒世之後爲達爲窮不敢定論留以待後學之自辨云咸豐八年戊午季春五日上巳門人吳履敬赴慈仁寺身齋







青衿城闕解

正月瞻烏義

淮有三洲攷

上帝甚蹈義荅趙伯厚

翦商解

釋媒氏文爭義

瓦屋攷

篳勤解

成卽古稱字說

棧字說

沾沁疑義

附

陽冰說荅祁叔穎尙書

附

卷二 論 附書後一篇

紀事 頌 贊 銘 壽序

楚論

海晝善後宜重守令論

弗夷賈易章程書後

俄羅斯事補輯

資敬延祺頌

并序

潛正像贊

宋紫端研銘

目錄



太平有象研銘

方牧夫先生壽序

許肅齋先生壽序

外姑劉太宜人壽序

卷三 書

序

附書後一篇卷中續得稿補刻者共文四篇故不復羈入他卷

題詞

復謝阮芸臺相國書

與祁叔穎樞密書

與陳頌南先生書

復徐松龕中丞書

與徐仲升制軍書

與直隸某方伯書

西域釋地序

說文解字句讀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使黔艸序

漢石例序

落颿樓文稿序

癸巳存稿序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

重刻吳才老韻補緣起



書蒙古源流後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蒙古游牧記自序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鏡鏡聆癡題詞

元朝祕史譯文鈔本題詞

亭林年譜題詞

潛邱年譜題詞

卷四 跋 附記一篇

沈果堂鈔尚書古文疏證五本跋

書吳侍御奏稿後

少谷山人尺牘跋

廣洗心詩跋

黃忠端與喬柘田尺牘跋

跋富川令秦公徇忠遺筆

漁洋艸稿跋

黃孝子萬里尊親圖記

號季子白盤文跋

竟甯雁足鐙銘跋

鄙君開通衰余道題字跋



百石卒史孔穌碑跋

延熹封龍山碑跋

青主先生手評曹全碑跋

舊拓孔褒碑釋文并跋

魏張黑女墓志跋尾

北齊李清報德像碑跋

舊拓醴泉銘跋

明拓李思訓碑跋

宋揚張史尚書省郎官石記跋

宋拓柳誠懸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跋

卷五 碑銘 墓志銘 傳 行述

齊勇毅公神道碑銘 并序

栗恭勤公墓志銘

祁恭恪公墓志銘

外舅趙君墓志銘

揀選知縣李君墓志銘

高要蘇封君家傳

齊勇毅公家傳

顯考曉沂府君暨顯妣王宜人李宜人行述

先兄補庵府君行述



卷六 祭文 哀詞

亭林先生祠落成公祭文

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

公祭栗恭勤公文

公祭祁恭恪公文

公祭蘇封翁文

祭任太素先生文

祭伯兄文

祭三兄文

靜濤張君哀詞

卷七 事略

會稽莫公事略

卷八 事輯 附碑銘一篇墓志銘一篇

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輯

曉沂張君碑銘 并序 任質淳撰原附

補庵張君墓志銘 李日茂撰原附

補遺 序一篇刻竣後始得此稿故附入三卷之末

王會篇箋釋序



月齋文集卷一

平定張穆

經說 附稊考二篇

爻法之謂坤解

效法之謂坤正義以前本效法皆作爻法釋文出爻法注云蜀才作效蜀才世傳爲王弼後人馬融不改字而訓效爲放聲放義同效是王學所從出韓康伯注效坤之法其義與蜀才同則申明王學耳案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效字自是爻字確詰然以效詁爻則可以效改爻則不可知者易卦之象乾盡之易象之變坤盡之通其變遂成天



地之爻

虞陸本

三百八十四爻立而乾坤之蘊盡焉易蘊不外乾坤乾坤之用妙於坎離坎離成既濟定易無餘事矣是故爻法之謂坤者所謂兩地而倚數也周流六虛八卦成列所謂爻法也下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申言成象之謂乾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申言爻法之謂坤也改爻為效其義淺陋繫辭之本指不如是矣

舜典王肅注攷

舜典傳王肅注也今以陸氏釋文攷之亦不盡合按釋文

上帝王云天也今傳云遂以攝告天及五帝則是以上為天以帝為五帝與王不同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今傳云精意以享謂之禋輯五瑞王訓合馬訓斂今傳亦訓斂同律度王云律六律也馬云法也今傳云法制則是多取馬訓藝祖傳云藝文也馬王云禰也則皆不合教胄子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今傳云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則是禘聚二義以成文又稟飫下釋文云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按此四字陸氏校文

今本亦無此六字案陸



氏序錄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尙書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以續孔氏又臧氏琳云姚方興僞造孔傳齊朝未嘗行用至隨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并於姚書協于帝下又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及孔傳然則今本之仍題孔氏傳者乃劉炫所改其注雖仍取王肅然一亂於范甯再亂於姚方興三亂於劉炫故襍糅不一而亦非王肅之舊也

二十二人解

舜咨二十有二人鄭康成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謹案康成數及斯伯與諸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既嫌輕重失倫且及斯當爲二人而康成誤合爲一知皆非也馬融數稷契皋陶兼數四岳於情事合矣但未分析著之則九官十二牧四岳合之得二十五人浮於所咨者三人抑又何也蓋嘗反復攷之而知禹稷等九人中當有兼四岳者三人其四岳一人蓋彭祖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堯



舉舜彭祖而任之史記五帝本紀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舜命九人而不及彭祖則彭祖惟爲四岳不兼他官可知矣國語共之從孫四岳佐禹祚四岳國分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伯夷者堯時爲四岳舜命爲秩宗仍兼岳也鄭以崇伯鯀爲堯時八伯禹嗣崇伯周書亦稱崇禹其宅百揆而仍兼岳如周公爲太宰仍分陝也大傳紀孔子曰昔者舜左禹右皋陶則皋陶爲右相仍兼岳也

昆侖虛異同攷

古今之說昆侖者五于闐也肅州也大荒也青海也西藏

岡底斯也于闐之說肇自漢武史記大宛列傳曰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按鹽澤卽漢書所云蒲昌海山海經所云泐澤于寘東流之水爲今塔里木河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卜淖爾卽鹽澤也水旣入淖爾潛行地下又東南千五百餘里至青海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騫所謂河源也武帝按古圖書名于寘山曰昆侖其山蜿蜒磅礴直抵衛藏古圖書



之言本無差謬特不可遂以于寘山為昆侖耳或者以昆  
 侖出玉意惟于寘足以當之原武帝初意不過因騫言河  
 源地多玉石故發使採玉產何地以決河源所在非以有  
 玉無玉斷其是昆侖非昆侖也且此論勅自張騫非古圖  
 書所有爾雅中下二篇多後人增益見張揖廣雅序九府章曰西  
 北方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此產玉之說始見  
 於傳記者也淮南子因之采其文入墜形訓晉代偽允征  
 因之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并屨其辭於古經而昆侖產  
 玉之說深入人心矣戰國策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然則趙亦有出玉之昆山在其境內但

非枚氏所及知耳夫山經所志有玉之山所在皆是何獨昆侖則  
 據此以定昆侖者非也漢書地理志焯煌郡廣至縣有昆  
 侖障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弱水昆侖山祠此肅州  
 昆侖之說也按志所謂祠蓋如今嶽廟曰障障隔也山之  
 小者初不以當河出之山東漢延光中焯煌太守張瑄上  
 書請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擊呼延王李  
 賢即引前志之昆侖障證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肅州即  
 小昆侖非河源出者皆不迷謬而畢氏沅郝氏懿行用以  
 說山海經之昆侖夫山經方位錯互至不足據乃引班志  
 證成之是以不狂為狂也且經明云河水出焉如畢郝所



說則是昆侖反居積石上游西北千餘里矣況肅州亦安  
有熊熊魄魄方八百里高萬仞如是大山也哉後魏昭成  
帝時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刪丹西河名曰弱  
水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按岌此論本  
康成書注夫體之  
云者由本而枝由枝而幹脈絡通貫之謂也如太行八陁  
隨地異名均謂之太行云爾今攷岡底斯脈分二支一支  
直東趨爲張騫所稱南山一支過和闐西北趨環二千里  
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爲天山互回疊北至巴里坤而止  
以其與昆侖同體故卽假昆侖之名名酒泉南山特用以  
證禹貢則舛知者酒泉郡乃漢武所置若昆侖主山實在

此郡豈有舍其域中別指于眞者哉則所謂昆侖在肅州  
者不足辨也漢書律厯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  
侖之陰取竹之解谷水經注引外國圖云從大晉國正西  
七萬里得昆侖之虛此大荒昆侖之說也按張華博物志  
曰張騫度西海至大秦國西海之濱有小昆侖殆卽班酈  
之所謂昆侖矣然曰小昆侖別乎大昆侖而言也華雖未  
實指大昆侖之方要亦不以此當河出之山爾雅曰三成  
爲昆侖邱善長曰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海外尤多大  
山名曰昆侖何不可者而脈水尋原自有主名後人求其  
山不得乃推而遠之大荒之外此又不足深辨者也萬季  
野胡



東樵引大荒經水經證為海外之昆侖河源紀略已詳辨之茲不及杜君卿云吐蕃自云昆  
侖山在其國中西南河之所出也夫唐代吐蕃之境北際  
松涼南及嶺茂地方萬有餘里彼謂昆侖在其國西南原  
非妄語而君卿據之以說昆侖則誤何者君卿所據者命  
使往來之吐谷渾也是即劉元鼎紫山之說耳唐書吐蕃  
傳曰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  
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昆侖者也彼曰悶  
磨黎山按洪濟梁在今河州之西北唐積石軍地也紫山  
今庫爾坤山巴顏哈喇山阿克塔沁山巴爾布哈山三山並峙總名庫爾坤山元鼎特窮  
極青海之境而止元人近指大雪山為昆侖則更在紫山

東南千餘里矣

大雪山番名亦耳麻不莫喇今名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實大禹導河之積石山也

夫以昆侖為在吐蕃蓋自古及唐始有地名可稽惜又為

元鼎諸人所誑異說滋繁

戴氏震水地記亦仍此誤然張騫稱鹽澤潛

行地下其南河源出焉今羅布淖爾之水實溢出於青海

之境河既更有上源則昆侖必不在青海明甚而齊氏水

道提綱顧依違其辭是不達也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

括地

志通典通攷通志皆從此轉引

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官殿樓觀

甚大焉即昆侖山也阿耨達山即今西藏之岡底斯山在

後藏達克喇城東北三百餘里直青海西南五千五百餘

里其山四支北出者曰僧格喀巴布山與和闐之尼莽依



山南北聯岡尼莽依水經注所謂仇摩置也黃河初源實出於此綜而論之漢武名于寘山為昆侖已確知昆侖之在西南吐蕃自言昆侖在其國西南已確知昆侖在今衛藏而藏地自古不隸版圖漢唐命使無至其域者故沈靈湮鬱以至今耳康熙間龔定西藏

聖祖仁皇帝諭謂岡底斯為眾山水之根於是地志家轉相鉤攷昆侖真山始軒露於世太史公譏張騫等烏覩所謂昆侖洵哉其未之覩也詳見徐氏西域水道記或曰古稱昆侖皆主西北故溝洫志載齊人延年之言曰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云云今岡底斯遠

在西南得無與古說戾歟曰禹貢敘昆侖而不言為河所自出禹本紀言河出昆侖而不詳其山在何方延年上書在漢武末年大約為西北之說者皆既窮河源之後之論也爾雅山海經淮南子說文解字水經彼見武帝指于寘山為昆侖于寘在西域南西域在中國西北故紛紛云爾也然古說昆侖在西南者其徵亦有二一徵之史記封禪書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牆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陸賈稱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夫惟實至昆侖圭方定位故明堂西南之



門命曰昆侖也黃帝正名百物必不誣矣一徵之穆天子傳傳曰傳中地里為妄人所亂故詳說之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

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謂河宗氏河宗柏天逆天子

燕然之山癸丑大朝於燕然之山水之阿陽紆者周禮職方氏冀州

藪曰陽紆蓋在今山陝之交而地頗近北或據爾雅郭注謂在右扶風汧縣及淮南高注謂地近華陰在今陝州閿鄉縣者非也何以明之以下文河宗及燕然之山揆之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河宗在龍門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唐嵐州今嵐縣地唐勝州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南流處也燕然之山即班固為竇憲刻石勒功之山寰宇記曰在振武軍金河縣近積金河故城在今歸化城南水經注於傳文前後櫛不加察河水開端即引此傳以證河水所出之陽紆陵門山而斥高注之非慎矣且即其所引淮南子禹治洪水具禱陽紆之文證之具禱乃治水之始事禹治水始冀州書曰既載壺口壺口龍門上口在今吉州西南陽紆龍門界殆毗連故周禮以為冀州藪也蓋循

河而北出塞及大漠之積矣己未大朝於黃之山柏夭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西濟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用申八駿之乘以飲於枝詩之中積石之南河乙丑上距己未七日濟河越河關而南也黃山山海經郭注曰始平槐里縣有黃山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也溫谷樂都疑即西羌傳之大小榆谷枝詩之中疑即唐書所謂黃河九曲之地楊矩奏請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也地在今西甯府西南塞外則由今西安出河州渡河而西南征矣丁巳西南升文缺之所主居

或引此傳證于真昆侖之說於此句刊去南字省改其文曰西行遂宿昆侖之阿大謬

戊午遂宿於

昆侖之阿赤水之陽辛酉升昆侖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

封豐隆之葬計自乙丑濟河至戊午始宿昆侖之阿凡五

九

身齋文集一

九



十四日此五十四日之中高策八駿日行百里已不下五千餘里略以由興平至積石南河七日程準之或者穆王當日真至今之衛藏故水經注於引釋氏西域記阿耨達大山下復引此傳證之曰即阿耨達宮也要之積石已在西南更由積石而西南行傳又曰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邱則傳所謂昆侖者必非肅州青海和闐亦無緣遂抵大荒之外章章矣胡東樵疑昆侖有二一在西南為黃河之所出一在西北為弱水之所環不知弱水之所環者即班志所稱昆侖障昆侖山祠馬岌所稱酒泉南山也二而一者也又按禹貢以昆侖與析支渠搜竝舉古析支地在今青海和碩特前頭旗南

左翼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及察漢諾們罕喇嘛游牧處渠搜在今蘭州北長城外河套地準以禹貢涼州之域渠搜在涼州西北析支在涼州西南昆侖又在析支西南在禹貢統為西戎矣則康成謂禹貢昆侖非河所出者又非也夫使禹時昆侖之名已多岐互豈應於河源大山反昧標識哉

允征序義

夏本紀帝中康時羲和涸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書序同案羲和世掌天官分布其官屬子姓於四方以實測治麻敬授民時廢時亂日蓋置閏僭忒寒暑易序及日



辰星紀乖離紊次之流其人本屬王官隸在京師營於酒德不共厥職黜退之可也誅殛之可也涵淫非叛逆之比何至以師臨之且義氏和氏自堯舜以來未嘗命爲侯伯享有國土今往征之將極之何所反復推之兩征字蓋本只作正允往正之者往嵎鐵南交柳谷幽都之地更事推筭辨其星土物候以正當時治麻之失理而董之爲授時出政本也而允征之書亦卽小正之倫與堯典相爲表裏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十八字或真卽出於允正釋下文師曠曰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語意則正月孟春不止此

一條可知其篇例亦分月紀事如小正可知然則允正乃夏之大正歟漢儒旣以無師說亾其篇僞孔習爲誓誥之詞改正爲征以便其狂誕之言而不思其事爲理所必無也書序史記諸征字皆後人從僞孔改之裴駙集解卽引安國傳爲說可證也

孔冲遠堯典正義謂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案郭璞注爾雅釋詁釗見也引逸書曰釗我周王釗昭音同蓋卽此文更以孟子論湯武事證之知康成斥爲允征必是誤記蓋周王之周可以比傳於忠信爲周之義而大邑周之稱則非岐周莫屬旣大邑周爲岐周則周



王必非夏王甚明故趙邠卿直斷東征爲道周武王伐紂  
時事而許君說文亡部匪字下引實元黃于匪亦明著曰  
逸周書也趙許皆與康成同時其說符於孟子學者所當  
取信矣

淇奧正義糾謬

太史公曰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此史公讀書之法亦  
千古讀書之法也乃如衛康叔世家史公誤取禱書載周  
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  
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  
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是說

也但折衷於柏舟之詩而其妄立破

此爲作正義者言之  
史公時毛傳未出也

何者古者子事父母總拂髦親沒則不髦故旣夕禮云旣  
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今此詩兩言髦彼  
兩髦則共伯卒於釐侯之前甚明正義曰武公立五十五  
年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則未必  
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  
是其兄則又長矣是已明知世家之說與小序蚤死之義  
不符舍史記而從小序可也乃曲爲之說曰謂蚤死不得  
爲君不必年幼又曰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嘗怪其作繭自  
縛執而不通乖折衷六藝之義

殿本毛詩注疏考證臣光  
型按武公立於宣王十六



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其立之年已四十餘歲矣共伯為武公兄既云早死則其死之年僖侯猶在故猶著兩髦非既葬去髦後追本而言也孔疏信史記之言其說非是及後讀淇奧正義乃悟孔氏諸人曲護衛世家之說凡以媚其時君也按詩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正義曰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是分明有建成元吉之獄在其胸中求之古書適有此誣罔之史與之相應因不惜曲筆深文以遂其非聖逢君之惡不然逆取順守之意豈宜加諸淇奧之詩齊桓晉文之事豈可以例武公之聖哉尤異者岷之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是言也與篡立之事初無干涉而正義無端扯入曰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隱欲前雪其君之惡詎有是言乎真所謂欲蓋彌彰也觀此而淇奧正義之專為太宗而發益信曲學阿世禍流宗社作此疏者可謂無忌憚之極矣是用昌言排之

隰則有泮解

岷首章曰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末章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箋泮讀為畔按此詩首末皆指淇水發興頓邱既屬地名不應末章獨取阪下溼之隰以立言而茫無所斥淇水出河



內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黎陽今濬縣地頓邱在淇水南  
 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漢頓邱縣地也竊意隰  
 當作濕濕古濕字大河之支流禹廝二渠濕其一水出東  
 郡東武陽武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朝城縣東南縣名武陽  
 者水經注云濕水戴延之謂之武水水北曰陽故名頓邱  
 在淇南濕在淇北南北相望百數十里遙耳尋此詩致誤  
 之由緣後人改濕為濕而以濕為燥溼字溼則有泮嫌於  
 不詞轉改作隰春秋襄公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變穀梁作濕亦緣變與隰音同穀梁本作隰後譌從水讀如溼知濕之本音其失久矣不知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公羊其為  
 廣衍之區則一隰則有泮於義荒矣故知隰為濕之譌也

祁叔穎侍郎曰詩例以山與隰對舉如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之類皆是未有以水與隰相對成文者此證甚明

青衿城闕解

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夫學校廢則  
 士荒於嬉事有固然然何為必在城闕也按說文闕門觀  
 也闕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闕以其繫乎城而言則  
 曰闕繫乎城上之臺觀而言則曰闕義蓋相因公羊定十  
 二年何休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  
 過也然則城闕乃鄭國宮城之闕耳知者環郭之城四面  
 皆有門不得僅闕南方一面也惟何休強為天子諸侯分



別其制則大不然諸侯之城既闕其南面矣豈有天子反  
實周四面不留一門以通出入乎故宮城闕其南面天子  
諸侯制從同同秋官朝士注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其有關於  
學校何也禮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下文養庶老  
于下庠左學養國老于東序東膠鄭注曰下庠左學小學  
也在國中王宮之西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  
公宮王宮皆指宮城而言以故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得皆就學於此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學校廢而士  
無常業惟見挑達往來於城闕而已然此猶初廢未全廢

之時也故詩人思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浸假秉簡贈  
藥在城闕者且游衍於溱洧之上而鄭之學校乃真廢矣  
難曰是則信矣傳云乘城而見闕箋云但好登高以候望  
爲樂何也曰爾雅釋宮觀謂之闕觀有臺謂之觀臺分至  
啟閉太史登以眡雲物祲祥者也以其距學近而往來便  
故廢學之人得時乘城而候望焉正義不達古制乃曰闕  
是人君宮門非城所有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析一  
事而二之語殊不瞭是於毛鄭之義尙未會通也

正月瞻烏義

小雅節南山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昊天不自出政教



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斯  
誼也乃兩京大儒相授之微言正義謂圖書者卽中候說  
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王肅難鄭劫之曰禮人  
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  
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康成弟子  
也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風喻  
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  
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  
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  
授命此文陳下民疾苦之言曲以感悟此正與祖伊諫同

皆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直言哉肅不譏尙書祖伊  
之言而怪家父邪穆案伯輿之論讜矣然古人立言類稱  
天命以警戒人君所謂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著於詩書  
者其文蓋不一而足而正月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二語尤  
深切著明惜傳箋皆未見及耳蓋烏者周家受命之祥也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  
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  
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思文箋曰武王  
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  
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凡此皆古文泰誓之言周之臣



民所相傳以熟者至於幽王之時天變疊見謠言朋興大命將墜故詩人憂之曰昔我先王受命之赤烏我瞻四方不知將復止於誰之屋以著天心不饗周宗將滅也其意亦卽康成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之義而卽用本朝之事以明之爲詞尤追天命不私一姓古之恆言豈若邪臣媚子面謾是工諱盜賊不言諱水旱不奏坐視其君之阽危而不顧者哉何後世王肅之紛紛也

淮有三洲攷

三洲箋疏皆無明文傳曰淮上地亦約略言之按三者數之成也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以三概詞也水中可

居曰洲淮上之洲不一曰三虛數也幽王流連淮水之上

自春徂秋旣非一時

此義本集傳

則沂流上下亦必非一地殆

如煬帝錦帆隨所沿厯矣三洲今亦不能確指其地然厓

略尙粗具於爾雅及水經注有可考者爾雅釋邱淮南有

州黎邱注今在壽春縣其曰有州黎邱者

釋邱惟此句爲變文

明此

黎邱乃水中之洲與黎陽之黎邱不同

見呂氏春秋

邢昺以州

黎二字連文殊爲不辭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地也水經淮

水篇注淮水又東爲安風津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淮

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洲納斯稱焉又一條曰

淮水於淮浦枝分厯胸縣逕胸山西山側有胸縣故城東



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洲山在海中者也安風班志屬六安國故城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胸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南郁州在州東北十九里一作鬱洲山南宋時青冀二州皆僑治於此據之則由淮西南而東北淮由淮浦縣東北入海三洲厓略亦具矣或者以郁洲太遠為疑按秦始皇三十五年於胸縣立石海上以為秦東門班志作以為秦東門闕其地在今海州南二里俗名馬耳峯則其地亦縱情游覽者所必至矣至或改序說幽王為穆王以就善長周穆所會之文則信酈亭固不若尊西河也

淮水篇引蔣濟三州論一清按蔣子通作三州論本詩人

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上帝甚蹈義荅趙伯厚

昨承過齋頭見蘭兒讀詩至苑柳篇下問曰上帝甚蹈荀子作甚神康成改蹈為悼二者孰是倉猝未有以應也既而思之甚神甚蹈蓋師傳異本其義則不甚相遠康成改蹈為悼則殊覺未安且以上帝為幽王與它詩之稱上帝者不一例尤未安也謹案毛公訓蹈為動動猶神也蓋即變動不居之義所謂天難諶斯者也首章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若曰王無以天為可恃天固甚無常也而可恃其親暱謂天獨私於一姓乎次章上帝甚蹈無自瘵焉蓋怨王



之憚於悔過也又歆之曰王無謂天心難回天固甚無常也但能悔過自新則天心復饗王矣奈何甘自暴棄以取病乎忠臣善於牖進其君如此而康成訓療為接是又欲改療為際也大凡箋所改字反復尋繹皆毛義為優此亦其一也詩無達詁不知亦可備一解否幸教之

剪商解

魯頌閟宮次章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傳剪齊也箋剪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往歸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正義剪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義同也太王居岐之陽民咸

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案說文止部疇不行而進謂之疇從止在舟上刀部崩齊句斷也從刀疇聲羽部翦羽生也一曰矢羽從羽疇聲三字截然不同自疇字不行隸變崩為前以代疇復變翦為翦以代崩於是凡進導之訓皆歸之前齊斷之訓皆歸之翦而翦之本訓不行凡經傳所有翦字皆假借之爾雅翦羽骨鏃不翦羽乃說文一曰義爾雅翦勤也乃進義之引申段氏曰翦謂盡力之勤也陳與曰齊商勤商義本相通皆由不知翦勤之翦當作疇是疇義也翦齊也斷也斬也滅也皆一義之引申是崩義也二義亦截然不同而後人往往混合為一經解因之岐出矣今案實始剪商



之踐當為踐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為翦

聲之誤也案當云聲之轉翦猶殺也書正義引鄭注成王政序遂

踐奄云踐讀曰翦滅也說文戈部戡滅也引詩實維戡商

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楊慎訓戡商為福商惠氏九經古義已駁之史記孝文紀自

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集解引服虔云踐翦也謂無斬

衰也漢書文帝紀注引伏儼同皆謂借踐為翦古字通用既可借踐為

翦則亦可借翦為踐如此經翦商之當為踐商是也毛鄭

二君惟泥崩之本訓說之故曰齊曰斷然是以勢言之故

箋云於時而有王迹是始斷商疏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

之萌兆未即以闇干天位歸獄陰謀也朱子乃踵成其義

曰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强大季麻又生子昌有聖

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以莽操之心上誣古聖朱子之過

未始非毛鄭有以啓之夫太王方以避狄難率親屬而西

室家艸荆規模粗具岐陽而外尺土皆非已有不可謂強

大外寇未平遽饗神器赤子在抱妄希符命此又莽操所

知其不可者曾謂太王而有是乎後儒覺其不安因援翦

勤之訓以解之曰至於太王實始勤商云爾是其用意優

矣而不知勤乃痔義乃於太王之事亦不合何者縣詩詠

太王居幽歷敘契龜作廟築門宜社之績史遷本詩意作

周本紀不過曰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



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而已索隱  
此下注曰卽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案索隱引實始翦商句乃連而及之本紀初無此假使太王有翊戴王室之勳周公敢沒其祖功不錄哉  
蓋周至王季始大至文王而其勤益著故皇矣美周斷自  
王季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有季厯來朝王賜地三十五  
十穀馬八匹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有周公季厯伐  
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無余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事  
西羌傳注又引竹書有周人伐燕京之戎伐始呼之戎伐翦徒之戎三事今本竹書皆分年繫之公季厯不致據也  
而汝墳四牡皆文王勤商之實迹也然則踐商何義曰踐  
履也踐商者踐商之朝也義同踐阼之踐溯周自后稷封

粦不甾失官竄居戎狄之間夏商之際屬籍之不通於天  
子也久公劉涉渭取材復脩后稷之業周道用興然居戎  
狄之間如故其後慶節居豳稍稍內徙而朝貢不達於天  
子也直至太王始脩職覲踐商之朝焉故魯頌述武王克  
商而推本言之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也今本竹書武乙三年有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下文  
之文古書未見引用未敢據以爲朝商之證  
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則孔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書程典解所謂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中庸所  
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也致天之命于牧之野  
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則大明之詩所



謂篤生武王保佑命爾變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通釋古書更無太王陰謀伐商之迹自故訓不明而古聖人之橫被誣罔也又千餘年於此矣亂賊生心或至援斯以為口實經誼不明其禍烈哉

攷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為棧注鄭司農云棧讀為翦謂以廣為狹也元謂翦者如倭淺之倭或者讀如羊豬彘之彘

入翦商解

陳奂曰齊者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實始正商言周家有正商室之功

訓案此三十三字草稿批於書眉無可廁入今附於末

釋媒氏文爭義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汪氏中釋之曰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愚按詩標有梅首章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我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三章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未備相奔



月齋文集一  
不禁按此卽奔者不禁確詰毛鄭蓋皆據周禮以說詩然則此奔者皆有夫家之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有定議所謂當嫁之眾士是也按媒氏奔者不禁下文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此奔者爲有夫家之女其文甚顯特因嫁取過時不責備禮速成其夫婦之道故曰奔耳此奔字不惟與淫奔之奔別卽與奔則爲妾之奔亦不同范氏穀梁文十二年注引奔者不禁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曰請嫁則前此有言可知其爲非妾亦可知會謂禮會請期醮子親迎御輪諸禮是也媒氏以令會之有過時者禮皆從省促遽成昏

如相奔赴然卽迨其謂之之義

漢書食貨志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亦謂促遽

之甚如避寇盜然非謂收穫之時必有寇盜也與奔者不禁皆古人形容之言夫使奔爲淫奔是

明明教民淫矣亦旣教之乃曰恥之會謂周官有此令典哉汪氏於是乎失言

瓦屋攷

春秋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杜注瓦屋周地疏瓦屋旣闕知是周地者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彙纂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江氏曰瓦屋里在洧川南其地在新鄭之東當爲鄭地非



周地也瀛按方輿紀要開州斂孟聚條下引志云州西南  
又有地名瓦屋頭卽春秋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同盟處  
開州春秋時衛地也然觀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則齊欲  
攘平難之名斯盟必不獨在衛地嘗聞之徐松坪瀚年丈  
曰陳留訓導學宮建於縣之瓦屋里疑卽春秋之瓦屋也  
邑無志徐之先德曾官於此按陳留春秋時留邑也漢書地理志孟康  
注曰留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其地居宋之西北鄭  
之東北衛之東南意當時擇三國適中地定盟以明渝平  
之意而鄭怨宋衛深卒不至也若洧川則迫近鄭都諸侯  
麋至主人深匿不出宋衛其讎也獨不懼挑齊侯之怒乎

於情事爲不協矣

箠勤解

爾雅箠勤也郭注箠未詳邵氏正義云箠當作苜泰初六  
云以其彙釋文云古文彙作苜鄭注云勤也穆按曲禮國  
中以策箠卹勿鄭注箠竹帚卹勿搔摩也說文箠埽竹也  
從又持并按并乃象箠之形不從兩生箠或從竹箠古文箠從竹習然  
則箠自有本義不當引假借之苜以證箠箠之初義爲埽  
竹引申之則爲廐馬之竹帚猶之策之初義爲馬箠假借  
之則爲箸書之方策爾得訓爲勤者箠灑埽之事弟子之  
職也御亦六藝之一策箠御者所執也古文從竹習習勤



也邵氏之說支矣郝氏義疏無說然曰謂通作曹則亦用邵說矣

成即古稱字說

成說文在戊部解云就也從戊丁聲戚古文成從午穆案  
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既不得其義戊承丁象人脅亦不  
得其形而成之何以從戊段桂諸君亦未有議及之者今  
案王復齋款識書內摹宋孝宗賜洪邁父癸鼎此器亦見宣和博古圖及薛尚功法帖以摹之俱小失其形故不引右側有文作𠄎釋云立戈形近  
海鹽吳東發云此古文成字案東發謂為古文成字良是然云林準之象也一繩之象也○所以權之也攷工記所謂可水可縣之象也則義有未安故不從案成字是也嘗於收  
弄家見古己卣上有文作𠄎蓋與器其文一反一正此蓋也而方成古成

城一字朱仲子寶尊成作𠄎尤其顯證此文即許君古實文從午所由譌

則即古之稱字當未制稱字之前稱止作成其正名則謂之衡蓋

純乎象形之字一象衡之平左側之十權也右側之𠄎

繫物之繩及鉤也○衡端之兩毫也中央一一殆象所衡

之物此作一亦或作十左氏傳引書地平天成稱也稱衡

也說文訓銓乃動字衡靜字也引申之則訓為服之不稱之稱莊子大

宗師篇成然寐陸氏釋文成如字引李云成然縣解之見

成然即稱然此古稱字之僅存者人之寐也無所係著如

稱然釋文縣解下引向云無所係也故曰稱然寐也然則謂成從戊者乃

許君望文之誤解曰就也亦成字引申之義而非本義本



義當如爾雅穀梁訓曰平也毛公詩傳鄭君禮注同平成同部相訓於六書爲轉注也古款識書中成或作米作戊作戍皆卅之省變小篆務取整齊竟合〇一爲个許君旣仍个爲丁故仍其外廓爲戊而不思戊義之與成無關也由此推之戊果從戈作戊右側之一爲何字更不可解則必與人身之脅形不肖然亦必不從古文成之卅蓋制字之本義其失傳也久矣案六甲五龍相拘絞必戊字之眞形確詰惟其文失傳故人莫得其解耳

棧字說

公羊傳曰奄其上而棧其下周禮喪祝注引之棧其下謂以竹木布於地也王莽傳曰四牆其社覆上棧下師古注

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高帝紀注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此棧道義也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段氏曰謂以竹若木散木編之爲箱如柵然取其能容物故役車謂之棧車以上段說而今人困積襍貨之所亦名曰棧房也管子傅馬棧取襍叢艸木之義莊子編之阜棧則仍取棚義今韻分棧道棧閣之棧上聲叢棧之棧去聲已屬多事而注家又別白不清義愈晦矣

沾沁疑義

沾水出壺關而沾縣治乃在今樂平和順之間縣氏水名不應治與水遠不相涉疑舊治本在今潞安府城左右後



移治於此也又攷清漳水淮南子云出楊戾山水經曰出少山大要谷說文清漳出沽山大要谷或疑脫少字非沁水水經曰出謁戾山而沁水亦名少水戰國策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疑謁謁本一字謁戾謁戾本一山卽漢志所云羊頭山也沁水出焉羊頭山一名謁戾山一名少山故沁水得被少水之稱耳疑後人既移沽治並移謁戾少山之名於沽其實清漳自出大要谷與謁戾少山皆無關也

陽冰說荅祁叔穎尙書

承詢海賦陽冰之義案李善注曰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

說文曰冶銷也注語本極分明而或猶不達者由未省注中二其字卽其其海也昔俞君理初嘗爲穆校文選批二語於書眉曰水北曰陽南曰陰據之則陽冰陰火云云者猶言北海有不冶之冰南海有潛然之火耳以南海北海詁陰陽二字不惟實事實情并注二其字亦軒然呈露矣晏子陰陽二字亦正作南北解但不謂海耳又李注所引晏子二語在內篇雜上第五而陰冰凝乃作陰水厥其文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政刑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太平御覽引之亦作陰水厥厥當作厥說文厥發石也從厂歛聲引申爲語助詞厥逆氣也從疒從并欠隸體厥厥不分故世人多見厥少見厥也高誘注呂覽曰厥逆寒疾也陰水厥之義正如此蓋時已近寒水



流漸瀆冰將成而然則今注本作陰冰凝者乃並素問未  
不得即名為冰也

讀之人嫌厥字不詞奮筆妄改也而顧千里諸人亦未經  
校出

唐李陽冰字少溫  
其義即取諸晏子

壬寅十一月尚書以擬唐林滋陽冰賦課庶吉士多不  
得解實則林滋先未省陽冰之義也

月齋文集卷一

壽陽祁世長校字

月齋文集卷二

平定張穆

論附書後一篇

楚論

楚大國也先敗於吳後亾於秦其故可知也伍員之言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徹亟肄以罷之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楚於是始病白起  
之言曰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  
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故起得引軍深入多倍城邑發糧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  
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鬥志  
是以能有功也嗚乎觀二人之言夫豈特楚哉項羽不任  
屬良將東西奔命卒力敝於漢唐元宗席全盛之勢怠荒  
武事一旦河朔犯順朞月之間潼關不守金人敗盟舉朝  
震動暮夜渡河亂無行列一卒莫之守也俺荅入寇勤王  
之師徧列郊局閣部指揮任其飽掠莫敢扼其歸也隋用  
高頴之策以平陳周用王朴之計以翦唐故國家之敗由  
於莫適任患莫適任患由於諂諛用事苟有良臣則孫權  
傾國不能取合肥羊祜乘釁不能取江陵苟無良臣則陰

平委之鄧艾大峴棄之劉裕詩曰天之方憺無爲夸毗夸  
毗體柔也體柔之人其不肖爲國任患也久矣君子是以  
太息於囊瓦上官之徒而伍員白起之謀百世下之人主  
讀之其可寒心而慎思保邦之術哉

海壘善後宜重守令論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唯良吏二千石乎爰  
躬自引問璽書獎勞有功賜金封爵遇公卿缺輒得超任  
光武初卽大位未遑他務先封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褒德  
侯明章承之每下詔書多嘉循吏故西京之盛盛於元康  
神爵之間東京之盛推建武永平焉明宣宗命大臣各舉



所知出典劇郡各賜勅書得便宜從事是以得況鍾莫守  
愚諸人明之治亦未有如宣德者也由是觀之守令者國  
家之根本而培養元氣者也守令賢故民附民附則知親  
上守令賢故民肅民肅則知畏上民親且畏則法立而令  
易行賦稅不期足而自充奇衰不期絕而自遠於是乎民  
和而天降之福則風雨時草木茂年豐人樂而嘉祥應何  
則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而守令者中握之機樞也人  
雖感患大病胃氣不傷則必愈天下雖有大變民心不散  
則不危一方守令賢則一方安天下守令賢而天下安矣  
今 國家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嘆吉利一海外禽獸國耳

狂噬三年而海寓爲之騾騷帑藏爲之耗竭今縱能如當  
事者所云可以帖耳受撫而虎狼在戶反復莫必師屢挫  
辱旣無得氣之兵民困徵輸並無可籌之餉萬一他日卒  
然有變可不爲深懼乎今之計國是者徒纖悉於微芒之  
利粉飾乎訓練之名不知民財已竭豈能供上之求廩給  
不充豈有可練之卒至於徵無可徵餉無可餉而一切苟  
且之政將行唐代宗德宗金宣宗明神宗之弊不深可懼  
乎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無實譬之於人五官猶是手  
足猶是而關竅不靈運動皆滯是以當極盛之時而不及  
四期已敗壞至此嗚呼豈非庸臣尸素當職謬享太平之



福至於紀綱暗紊萬事暗隳所貽之隱憂乎今欲求韓白之才何能倉卒遇也卽有桑孔之智豈能旦夕奏效也所恃者自

列聖以至

今上皇帝愛民如子之仁元氣深厚耳夫重士必食士之報愛民必食民之報自漢以來民之安居樂業蕃衍休養未有盛於我朝者也是以粵東屢遭逆夷之毒而忠愛不衰義檄義旗相繼而起閩省廈門逆夷畏民驅逐遁不敢居卽江蘇素稱孱弱而沿海沿江之民亦間有殺賊自效者此真

祖宗積累之厚

皇天眷佑之深所當乘其機而利用之也然則欲治今日之天下則莫若固未散之人心欲固未散之民心則其要歸於擇守令而海疆之善後卒亦無以易此焉何也今之所患者漢奸而漢奸皆內地之民也守令賢則必善行保甲民愛守令如父母則糾察易而密奸民何所容乎其善一矣今之所患者雅片守令賢則民聽其訓誨父戒子兄勉弟以共遠於鴆毒而吸食之徒且不容於家庭不齒於鄉里不待嚴刑峻法而習惡可消其善二矣今之所患者無兵守令賢則各鄉皆可團結一旦有事荷耒鋤者皆兵



也不勝調發萬萬哉其善三矣民皆爲兵何憂於餉其善四矣熟其地利悉其險易則街衢之間阡陌之地皆可掘溝爲險設伏無形其善五矣撫其傑黠使爲商賈犁其心潰其腹其善六矣教化旣行則民效醇儉而外洋淫巧之物將日漸不行省民間金錢之耗而風俗日美其善七矣商漁奸販必有魁傑爲之首守令賢則能知其蹤迹廣爲招致使爲我用大則將才小則精卒也如是而綠營鈍弱之兵可以汰其善八矣化奸爲良鹽稅日益可以裕國其善九矣潛驅默率使民由之而不知干城腹心壯於無形內地不擾逆夷不疑其善十矣此與練兵勇修礮臺空談

守禦卒爲夷人所禁而不得施者功相萬也愚故曰治今之天下莫要於擇守令而海疆之善後尤莫要於此也難者曰沿海七省緜亙幾七千里安能盡得賢守令而任之應之曰天生人才惟生大才不數今欲朝廷求賢而曰必如管樂蕭韓岳飛王守仁諸人誠知其難也若守令則凡實心爲國爲民者卽是良吏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擇數十人乎特患不求之耳曰求之而督撫不以實應柰何曰今督撫保舉十九皆趨走便習之人海疆則趨走便習者之畏途也非忠心愛國之人決不願往非胸有把握而洞曉事體之人決亦不敢往其願往敢往者則必漢章所稱



月齋文集二  
悃幅無華之吏矣夫悃幅無華之吏今之督撫所遺也而海疆之令下則趨走便習之人必共舉平日督撫所遺者以爲己脫避之地矣而悃幅無華者有忠君愛國之心又能通曉事體亦無不樂於膺薦以思一展布愚故曰選守令於他地則保者或不公選守令於海疆則保者必多實又況內外臣工各有耳目又何必專恃督撫哉雖然愚猶願 國家寬其處分授之便宜俾之真能展布而勿掣其肘也一不如條例焉而有罰一事擅焉而有罰督撫藩臬一婦四姑重重令壓時恐得罪又況繁簡不均動輒更調民情未習瓜代已聞雖有善心終無表見則漢明二宣賜

書勅久任超擢之意其亦當取法乎嗚呼由海疆善後而慎擇守令由海疆守令而推之天下 朝廷復以誠意體之上下交欣歡若一體百廢竝修百利竝舉則是 國家何憂乎無財何憂乎無將奚恥而不恤奚敵而不服乎哉弗夷賈易章程書後

弗蘭西五口賈易章程內有大可慮之事三而最甚者爲沿海立禮拜寺公然行其所謂天主教者案天主教自明萬厯間利瑪竇入中國久欲以此惑衆明政雖不綱而其時士知節義講壇林立一二夷人之口豈能奪數百年悖詩說禮之心我 朝定鼎政教修明但資其天算小術彼



亦以一藝自安故邪說久不行今乃明與要約聽弗夷習  
教授徒誑惑愚民何也或謂天主教與白蓮教等白蓮教  
蔓延北方其極熾不過如林清祝現止矣何能爲是大不  
然白蓮教殆古五斗米喫菜事魔之類爲之首者卽至愚  
無教之民州縣官但出一示禁之輒伏不敢動無高官顯  
秩之人爲之包庇其黨雖衆而勢則孤也今揆弗夷情勢  
儼然與中國竝大方且要索挾持不畏我  
皇上何況羣有司哉沿海之民有入其教者倚敵國爲逋  
逃主負隅自雄誰敢過問且白蓮教率斂財入己故愚民  
之稍不愚者卽不爲所惑而天主教則捐斥金錢轉予習

教之人民卽不愚恐一時飢寒念切且謂不妨偶一習之  
也旣已習之能不爲所用乎又況犬羊之性荒忽無常萬  
一敗盟兆釁凡兵船所泊之處下一令曰習天主教者不  
殺當此之時試問從者衆乎不從者衆乎僅愚民從之邪  
將不愚者亦從之邪民從之不可問也兵從之更不可問  
挾兵威以鼓其邪說假邪說以償其大欲土崩瓦解旋至  
立效恐自古謀人國下人城者無此速且易矣然此必至  
之勢也前者逆英破鎮江有儼然儒巾而上書夷酋甘心  
作賊者有爭具牒狀乞爲賊充里長者人心敝壞至今日  
已極我官民久已畏夷如虎何況加以天主教之扇誘乎



故曰最爲可慮也明史稱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奉厚賄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柰何其人既得地卽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已竟乘無備襲殺其王據其國仍名呂宋實佛郎機也今章程內載五口地方凡弗蘭西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弗蘭西人相宜獲利與明史所稱乞地如約事放佛相似假如祖其故智肆行吞占恐立制之初華夷已不能相安章程未載別國所定章程不在弗蘭西條款內者弗蘭西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

將來如有

特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弗蘭西亦與焉是其抗稅構禍冀獲漁人之利之志已隱躍言外譎張狡展難以逆料凡此皆事之至可慮者甲辰十一月初九日私記

紀事

俄羅斯事補輯

黔俞君正燮著俄羅斯事輯顛末僂詳瀛邊讀而嘉之旣得文清公松筠綏服紀略圖詩注載西北兩邊情形頗悉其述俄羅斯事有足補俞君之闕者因條列而文綴之箸於篇蓋文清駐劄庫倫經紀通市事閱八年聞見旣真紀



錄自備矣題曰補輯凡俞君所已詳者不復徵也道光十九年正月江陰學使署書

俄羅斯地瀕北海於古無述蓋有內外旗蒙古限之無由與中國通內旗者科爾沁等四十九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旗者喀爾喀七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旗居內旗之外俄羅斯又居外旗之外其地東西北三面距海東西廣南北狹自東而西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四屬八十二卡倫又科布多屬極西卡倫日和尼邁拉呼由此渡額爾齊斯河至輝邁拉呼一帶卡倫均與俄羅斯連界其國法夫死傳妻母死傳子國主及部長皆然女曰哈屯汗

男曰察罕汗哈屯華言夫人也察罕華言白也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咭喇國王遣使朝貢畢尙書松筠奉

命送至海上其正貢使曰瑪噶爾呢駐牧俄羅斯久松筠訪之曰現在之哈屯汗本西洋女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

其表兄襲位娶爲妻生一子汗死子幼遂代立所生子今已三十餘後將傳之於子又死卽傳子婦舊俗如此

俞君曰嘉慶十年今汗遣使來至邊議禮今汗者始以男汗治矣其國都曰莫斯科瓦有理事

公解曰薩那忒如直哈屯汗在位遇事卽由薩那忒申文達理藩院轉奏其辦事大頭目曰包費窩特守邊大頭目曰固畢納托爾管兵頭目曰咭那喇爾其薩那忒公解辦



事大頭目曰薩那托爾曰雅固畢哈那喇爾曰瑪約爾曰  
 哩哈斯塔喇托爾頭目多西洋人其服食房舍亦與西洋  
 不異其俗不甚事種植近國都地氣候頗和而水多田少  
 惟魚是食魚有毒大黃能解之特派頭目專司收買散給  
 屬下官賣濟眾舊與西洋及青海等處通市其與中國通  
 市之所曰恰克圖距莫斯科瓦西北數千里為土謝圖汗  
 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四部卡倫適中之區迤東  
 八卡倫土謝車臣兩部設迤西  
 十九卡倫札薩克三音部設商民於此建立木城俄羅  
 斯亦於對面建設市圈萬貨雲屯居然一都會矣  
 欽差大臣駐劄庫倫以控制之治土謝圖汗部庫倫者蒙

古語城圈也地有喇嘛木柵如城故名距恰克圖八百里  
 有奇庫倫南十餘里有山曰汗山縣互高聳艸樹如畫山  
 北有河曰圖拉源出庫倫東北有特衣山曲折流二千餘  
 里北入色楞格河由恰克圖西側入俄羅斯拜噶勒淖爾  
 復東南流至黑龍江入東海恰克圖迤東車臣汗部屬十  
 四卡倫沙甸平坦迤西多山林木蒼鬱往來以色楞格河  
 為津要連岡而東迤南至袞圖達壩罕其間峽溝叢樹阨  
 隘天成足資防禦其附屬回部四曰布哩雅特曰哈哩雅  
 特曰哈木尼罕曰素瑪爾皆奉黃教俄羅斯恐其內附每  
 卡設本國數人羈絆之其北鄰曰空喀爾俞君曰乃其  
 西南屬國亦



回種也相傳空喀爾國最大以銅爲城東西門距若干程  
非也空喀爾居海島中恃水爲險自以爲有銅城之固猶  
華言金城云爾其禮節以脫帽去裘爲至敬頭目人謁其  
汗則用之翰誠極服則以指扣眉如中國之投拜矣其性  
樸弱知信睦初見中國人恐爲笑故示倨大應荅模稜及  
我駐劄大臣開布誠意而夷情懽帖矣

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全部內附二十九年黑龍江忽稱

有羅又犯界

索倫土語呼俄羅斯曰羅  
又非美名也義兒俞集

聖祖仁皇帝命副都統薩布素率兵進勦奪其雅克薩城  
羅又遁嗣乃屢肆蠢擾守邊大臣移檄詰之皆不報曾有

附近俄羅斯之西洋霍蘭國朝貢入京兵部欽奉

諭旨以俄羅斯哈屯汗係婦人巢穴距邊地遠其如何構  
衅必不知情疊發檄諭必其守邊頭目畏罪阻隔繕

敕書交霍蘭使臣帶回轉達俄羅斯得書回奏羅又犯界  
事哈屯汗絕不知奉到

敕書嚴飭邊界永不滋事復申請遣人進京學習 國書  
俟通曉文理換回遇事以清文兼俄羅斯及西洋字馳奏  
可免舛誤

聖祖允其請爲特開俄羅斯教習館其後在京學習之人  
迭次更換在京在途照料官員理藩院均派家道殷碩者



隨時酌需賞賚周其困乏此俄羅斯所以感恩知義永遠  
向化也

世宗憲皇帝登極因其地毗連喀爾喀應與定界以杜爭  
端而於在邊貿易者約束亦便雍正五年

欽派尙書大臣察畢那特古忒圖麗琛三人前往勘定設  
卡倫五十九所極東十二卡倫就近屬黑龍江將軍統轄  
輪派索倫兵戍守迤西卡倫四十七所以喀爾四部屬下  
下蒙古按其游牧遠近每卡設章京一員率兵攜眷戍守  
俄羅斯於對面一體安設兩界適中隙地蒙古語曰薩布  
薩布處所皆立鄂博鄂博者華言石堆也間遇叢林鄂博

難立即削大樹刊識時庫倫尙未派駐防大臣凡此卡倫  
總令喀爾喀王丹津多爾濟統轄并議定條規互相偷盜  
者事主呈報躡緝審明罰賠治罪不獲卽令不能嚴緝之  
卡倫追賠彼此貿易兩無權稅自此沿邊人衆咸知約束  
矣先是民夷交易無定所置界旣正相度得恰克圖地設  
立市集派理藩院司員三年一換駐劄總理此開關通市  
之始也喀爾喀丹王薨其孫宰桑多爾濟嗣先職整頓卡  
倫益完善繼以夷務繁乾隆二十七年

欽差大臣同桑王協辦此庫倫駐劄之始也二十九年因  
附近卡倫互有遺失馬匹數逾千而俄羅斯又輒捏報奉



旨閉恰克圖俄羅斯懼三十三年懇請開關  
欽差庫倫大臣慶桂同喀喇沁貝子瑚圖靈阿會議章程  
合詞以恭順緣由入奏

恩准通市如舊四十四年恰克圖有應會審夷犯延宕逾  
期庫倫大臣索林立命閉關奏請罷市得

嚴旨申飭改派尙書博濟清阿馳傳同土謝圖汗徹登多  
爾濟悉心察辦俄羅斯悔罪重懲夷犯四十五年奉

旨准其仍前市易四十九年有庫倫商民赴烏梁海游牧  
貿易路經布哩雅特被劫駐劄大臣勒保偵知盜首檄行  
額爾口城固畢納托爾拉木巴捕盜會審拉木巴既緝獲

首犯遣其咭那喇爾送赴恰克圖并例罰貨物加倍呈繳  
勒保等方擬明法示衆咭那喇爾妄意案已完結擅取犯  
鞭責鉗耳鼻發遣勒保檄詢拉木巴仍以結案爲辭奉  
旨行文薩那忒索之并治固畢納托爾等罪薩那忒覲事  
速了蒙飾如前

高宗純皇帝震怒切責之旋撤恰克圖市俄羅斯益懼將  
債事之拉木巴調回別派頭目駐防募緝遣犯訖不獲申  
文籲卹遵

旨斥駁五十四年有衛勒千巡兵齊巴克等出卡緝賊遇  
哈哩雅特打牲數人我兵盤詰哈哩雅特恐被捕遽發銃



齊巴克傷斃駐劄大臣松筠飛檄索賊至五十五年春其  
新派固畢納托爾色勒裴特搜獲正犯二從犯一先後縛  
送聲請前犯已無蹤跡懇收現獲之犯示眾辦理并結舊  
案於時又有薩麻林喇嘛詐書事詳見俞集薩那忒其實稟覆  
薩麻林伏法五十六年奉

旨訂期會議仍前通市時閉關久夷民恟怵聞檄令會議  
色勒裴特由額爾口以馬駕飛車馳來聽命松筠等宣敷  
威德推誠曉誠色勒裴特頻以指叩眉曰  
大皇帝是天大皇帝是天議定開關通市如初俄羅斯永  
遵條教邊竟綏和是皆我

列聖深仁厚澤漸被無疆大臣仰奉

廟謨寬嚴竝用故雖洪荒未賓之蠻夷莫不輸誠愛戴也

頌

資敬延祺之頌 并序

道光二十六年太歲游兆頓牂夏四月二十一日丙午今

禮部尙書固始祝公七誕壽辰

皇帝體兒耆臣

寵以資敬延祺之額

大賚珍異

恩禮有加於是朝紳閨彥各抒其瑰藻緯以實行介景福



而誦劭德也穆等以年家子登堂介間義不容虛恭繹資  
敬之文用紀延祺之實爲頌十章章十二句詞曰

維

帝庸賢惟賢淑世綜覈教條覃思康濟邦禮

命掌曷援曷繫

俞公淵枕夕惕若厲政舉其綱行矜其細才老愈成密勿

無替

其一

月陽在圍鶉火昏中

天使銜

詔宵出曾穹

丹筆四名異貝十重爲公引年典碩禮崇公拜稽首奉盈

躬躬鼎銘永寶三命滋恭

其二

公家瀕淮開正寢邱清芬世

德克纘弓裘早聲橫序見賞名流平步詞垣譽滿方州巍

科清望並代魁儔抗手作家葵矣揚劉

其三

揚劉文章多士

楷則金支翠旌風欄動色頻持英蕩頻分闡棘提衡桂林

三載銜軾振之飾之扶而植之莫不矜奮莫不急敕

其四

翺

鷄翰林甲子再期以敘進階游陟防司學士最久璵珮倭

遲兼權太學直講

經帷長身秀矚

帝稔公儀旣稔其儀用大其施

其五

卿班歷轉遲回承弼銀

臺烏臺漸崇厥秩奏書定瀛講若畫一無纖介壅無纖介



失執法我我

天聽允塞信公素行不欺閭室其初攝少馬小試其端婁

決疑獄匡正刑官吏撓銓法公不可干度支繼領吏無敢

謾臧帑蝨叢早發其奸益殷

嚮用俾總鷹冠其昔公建言際時多事海瀾民逋寇熒將

帥勦瘼餘黎抒軸匪易洗兵何策活民何計密疏宵聞

醇膏朝沛十郡萬戶環拜公賜其陰德及人其家熾昌公

得天厚既固而強裴鼓三嚴趨對

明光玉珂緩控書笏審詳羔裘私第寒峻升堂談宴雍容

不忘於莊其九辛彥達禮羣僚額手閒閒晚節望齊山斗公

性樂易雅相人偶賓筵陳戒何間薪槨

天題在霄

謨訓世守歧公台鼎願公壽考其計

贊

潛工像贊

潛工嘗寫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二圖以己像為康成像

故今為潛工寫照略仿蓬萊閣康成像情江陰吳儁精

意摹之

先生初生參議獎其兒之文也疏眉明目先生亦自比於

漢之經神也追放儀容以鄭儀閣庶幾能得其真也晉水



懸流緜曼遠波愧未足步武後塵也  
銘

宋紫端研銘

戊申秋日偶過海王邨得此舊研惜左右側爲俗土所  
中傷因鐫斯銘

六經之文而變亂於蒼儒連城之壁而紐繫於屠沽惟此  
研材紫豔琳腴英華有爽正色其濡何時落僨父之手而  
鴈名蚓迹刻畫無完膚拭之濯之重用歎吁摩之戾之助  
我著書噫古聖遺經隻誼難誣弁和寶璽缺角爭摹苟真  
鑒之有人曾何傷於德充之符

太平有象研銘

早夜矻矻詩禮津津丹與鉛性所親生不願封萬戶侯願  
諸公致治太平我永爲太平之民

壽序

方牧夫先生壽序

在昔明經之士莫不重有家法家法非一家之私言卽師  
法也晉唐以下師法乖異人自爲說不復攷古於是學者  
不解師法何事乃以儒業相承一門世守者名之曰家學  
子弟族姓至援是爲榮辱故今人之重家學幾與晉魏重  
門閥等徽州山盤水交實產魁儒 本朝婺源江氏始以



樸學爲後進倡一時從游卓然深造有稱於世者三人曰東原戴氏曰槃齋金氏其一則晞原方先生也槃齋撰述未竟而歿東原抗心自大晚頗諱言其師而晞原先生終已命爲江氏之徒無異詞且卽本江氏之學以衍爲家學長子蒼崖先生仲子牧夫先生皆能鬱其菁英以績學能文章聞一時穆先大父注陸宣公翰苑集成出宰歙將墨諸版引其邑之學人程讓堂汪稚川在湘及晞原先生程校得失時先生之學旣成矣然猶於先大父執弟子禮從受古文法大父謝不敢居也晚築道古齋延讓堂老人爲二子師凡老人著述今裒入通藝錄者半教授蒼崖牧夫

兩先生時所纂故方氏家學師法皆冠絕徽州牧夫先生年二十文藻經腴已斐然在人口阮儀徵相國督學浙中慕其學因以商籍補仁和學生員相國劇賞之開經籍纂詁局高才生分經注子史人纂一書先生則與錢唐何夢華武進臧在東總司編校事以儀徵擇士之嚴知先生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學於諸經注義莫不貫弗而尤邃於易蒼厓先生亦治易主京房先生於卦象爻辰消息飛伏旁推交通大指類惠棟之周易述而兼闡九師襍而不越則先生書似過之方本巨室世尙義好推解及先生昆仲交加廣來游於歙者莫不滿所欲去嘗慨先友子孫竈或不



煬各舉數千金界之生平所焚責券不可闔數一二市僧推見古風又從而傾到幡校之因是家頓落囊殮至不給意豁如也養母箸書絕意仕宦惟懶懶以家學古訓教諸子諸子濡染漸習各有成長君印生遂聯翩入翰林騰聲藝苑鍵戶人海中洒然若不識人世苑枯事則又有得於先生之處富若貧者矣端蒙大苾落之夏六月爲先生七十誕辰其邑之官京師者羣以祝釐之詞屬之穆謂欵先大父之桐鄉也故交子姓率有孔李之舊印生又與穆至契其敢以不文自藏竊惟師法之不講也久江氏當雍正乾隆之際振刷而紹明之六書九數分其一二端輒成佳

士百餘年來亦稍復衰矣賴先生飫聞緒言承絕學靈光歸然推其家學師法以教鄉人而絲世德其澤固未有既乎若夫更推先生之教於乘輅乘節之區本家學爲師法是又先生所重有望於印生者也試卽以穆之言券之日照許肅齋先生壽序

鄭司農誠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所容游學周秦往來幽并究豫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夫容者寬假之詞也縱使游學不責以養蓋司農以學成歸美於親云吾友日照許君印林之尊甫肅齋先生幼貧嗜讀嘗牧犢巖隴間手一卷忽不覺牛之逸也旣廩於



庠以不逮養遂廢科舉而好古劬書耄而益勤平居敎諸子但爲說經訓大義不以梯榮相苛故印林得顓意古學廣師取友以底於有成先生之學不規規於漢宋門戶求是而止好治詩爲說詩循序廿九篇又爲大學講義學庸總義若干篇它經亦多所攷說承學者掇魏科游翰苑如鴈行相屬也印林幼承庭誥復以專精許鄭受知於高郵王文簡道州何文安及蕭山協揆師是三公者今代之在位通人也文安諸公子皆喜與印林游而長君子貞與相契尤深當文安視學浙中子貞挽印林偕校藝之暇購訪祕鑄捺拓石墨每偏有所獲互相矜賞比歸惟載書帖

四五大簾而已先生顧而怵然曰老見異書勝汝之以祿養也故印林雖寒峻而藏弄之富乃不下萬籤一時處逸大儒相與上下議論證成著述穆至無似亦幸獲聞緒論竊嘗羨歎先生家庭之樂前惟潛邱之事飲牛窆近之然閻氏世席厚貲而先生家無儋石則難能也江鄭堂覃思高密以父母宋五子書別輯宋學淵源錄亦與先生橋梓爲近然江父兼好佛理而先生壹意儒書則醇粹過江氏遠矣康成自稱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印林五六年來不上公車假館必於鄰壤近復買山龍湫之左種松萬本結茅其中奉春秋杖履吟眺其諸真鄭君



之徒也與太歲祝犁作噩上元後二日爲先生八十壽先是數月印林以校刊說文義證客淮上馳書京師屬穆爲文而子貞書之曰兩君皆瀚平生至交而吾父所心許也敢以爲請爰不辭僭越直書其事以爲引罈之助云爾

外姑劉太宜人壽序

國朝儒學之興常州最盛其能通知七十子大義以前漢經師爲師者惟年丈劉申受禮部而禮部之學又本於其外王父莊宗伯公穆讀禮部遺書多未燎嘗以不得親炙爲恨嗣與妻兄伯厚贊善同居乃稍稍得聞緒論用以通知禮部之義伯厚禮部甥也外姑太宜人少禮部一歲母

莊太恭人以宗伯公愛女閨閣之中并承家學當禮部及太宜人幼時太恭人卽口授以楚詞古賦古樂府諸經正文故不獨禮部之學遠有耑緒太宜人今老矣每當含飴弄孫朗誦諸書竟卷不譌一字鼓舞頓挫一唱三歎有味乎其諷之也外舅子述贈公以高才生早有令名未大厥施伯厚傳舅氏學通敏不滯旁薄上下之論多唐以來諸儒所未喻人聞之或駭不信蓋七十子之大義之乖也久矣旣通籍授職編修值

廷試翰詹奏賦雅馴

上特拔之進官贊善又越四年壬寅迎養太宜人京寓穆



戶齋文集二  
始得以館甥之禮拜堂下宜髮兒齒闔門之範粹然惟趙氏承恭毅公餘業家故寒伯厚少孤至無以自存今幸得祿以養矣而薑桂之性不工進孰甘旨之奉時或不豐腆太宜人顧而俞之曰昔我顯考中書君當父兄赫奕之際以文章被

知遇不難立致通顯而獨恬於進取抱介石之貞行意以老天下至今高之吾豈以汝之速化爲能養邪以故伯厚益得肆力於學閉戶人海中研精讀史於古今治亂得失之原條比而究析之時獲一義喜逾除官穆寡交游未識當世士夫中若此刻厲者更有幾輩也茲屆太宜人六旬

晉九誕辰穆誼當奉肆謀所以侑觴者嘗覽潘岳閒居賦羨其依仁里奉板輿怡拙家園恂恂色養殆所謂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者與及究其本末乃在迎拜車塵之後不得志藉閒居以抒其憤拙者固如是邪安在其能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也伯厚信拙矣勉乎哉揚恭毅之清芬闡莊劉之絕學太宜人承家教子之素志也敢援古人養志之義爲伯厚勗卽敬爲太宜人壽尙韞然而進一觴乎



月齋文集卷二

月齋文集卷二

道州何慶涵校字







